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朱連傑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四

晉傅玄爲散騎常侍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

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逺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逸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宗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逺有體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逺有體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又玄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

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入未大饑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歡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

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悦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法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

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横遇災害也其病正在于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

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凡屬遠夷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令烈往邊方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事變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邊騎適困于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彼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

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音慕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克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縣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此誠為國之大本當今急務也

傅咸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為冀州刺史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如毛反薄

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女六反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户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

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吏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為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

夫乃不徒行令之賤隷乘輕驅肥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咸惠帝初即位遷御史中丞會有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内官咸上書曰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側陋疇咨無

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敝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以選防不能出入不能出入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

粲然之美於斯可覩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孫楚為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

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没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傅巖望想于渭濵修學官起淹滯中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采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賤役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霸之事韓白之功耳至于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

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華嶠太康末為侍中時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襃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于所忽事乃無悔慮禍于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于清簡之宇留心于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嘗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輙自消息

無所為慮
李重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無所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禄仕無出位之思臣

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
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
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
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
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
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
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
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均則土斷之實

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賢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嘗從事于其易故寄隱括于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是非所毁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劉頌為淮南相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内臨辭受詔卿

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嘗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頓寢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忽棄于常案如有足採異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絶跡

功被無外先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
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絶跡之後經更創之雖然封
幼穉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
蜀險絶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
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内兵外
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撫鎮之使内外各
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
於編戸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

懷不靖令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受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各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穉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未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王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倘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並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

疏陳辭氾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於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猶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自泰始來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

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建諸侯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

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
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逺慮固聖王惟終始
之奬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
内外綏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
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
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于三代
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
屏帝室延祚乆長近者五六百歲逺者將千載逮至秦

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强弱不敵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喪亡嘗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强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

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微可見於此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晋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力所及皆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絛大勲之籍及陛下明盛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萬載垂長世于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

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君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穨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餘緒得中賢

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

國茍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茍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至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令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

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諸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故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

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踈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内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踈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内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踈倒施甚非所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

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田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則先

建之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備今事為宜周之建諸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

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曁至曽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于君公侯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絶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絶之序故下無固

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絶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裔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寛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

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惟臣之愚願陛下
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
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
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
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庻世事少名士則後進
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
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
詭其求道使夫知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

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常背公而横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以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大難期然教頹來既乆難反一朝又世故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

盡善盡善在仰尤多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㩁然俗都放奢不可頓肅故臣思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是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

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嘗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常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畧也臣切隱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

違故精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

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

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

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

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尸祿害政如此

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

較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

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

别何以騐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又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㫖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其仰成之理都委務于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

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為重事所不須有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較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

得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惟實法吏惟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仁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

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
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
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所難
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擇犯彊舉尤之奏當責以盡
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
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
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
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

矣非徒無益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為政誅赦之率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于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

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助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頹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古晃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

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政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常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

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
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吳平之日天下
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
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
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
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黔首感
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
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

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
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
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苟盡然其理
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
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
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
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為政在著
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

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以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為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終計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

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筭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動在埀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不以着實在善化之為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常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

須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輔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均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垂恩廻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掃滅强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

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足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七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五

晉叚灼泰始中為議郎上書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環圍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

者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昔者多難姦雄屢起擾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絶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恊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臣

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如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強大自可預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有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

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強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強大是為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絶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恊和其衰也由于骨肉疏絶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鑒在于夏后去

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中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惟金城太守楊欣所謂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于秦

庭吴刀耀于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有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厚恩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

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慼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先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憾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憾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憾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厄瘁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地下此臣之憾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憾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

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慽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慽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莢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于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于是漢祖感悟深納

其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寛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猶以為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

天下諸侯朝覲者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宫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于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為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荀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識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

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
賔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荀
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
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
治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者也由此言之荀卿孟
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宫兵刃耀
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天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
不異于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

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代姦雄之所闚闞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抱火厝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慺慺亦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獘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

恩昆蟲草木咸蒙恩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
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
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
恐陳事者知直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何由來哉
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
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
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
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義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

所言皆直陳古今所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議實淺
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
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
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長取休歸近墳墓顧瞻宮
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頡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
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
漢其聖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
相及謟佞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

不昌也任用諛阿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
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
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
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
元在家而不舉然終至天地平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
重華之為相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
之主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
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于是登糟丘臨酒

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桐宫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虫流出門豈非任豎刁之過乎但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任豎刁其亂如此

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穆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羖于宛市取丕豹于晉卿迎蹇叔于宋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死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于是趙高逆

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

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壙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藪驅雀者鸇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刄而有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頼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三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推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

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絶也禹諂佞不忠挾懷私計徒低昂于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劒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至忠矣而成帝尚復不悟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㤻烹之雲攀殿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亦何益于漢

室之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莫過于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勝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

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霆以警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興不順時之命竟連伍之刑媚佞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懥外内俱發四海分離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

手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滅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辯盆子承之而復敗公孫述又稱帝于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

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宫牆弘化洽于兆庶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常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禄恐為將來聖賢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常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

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受齊聖美于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採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

塞耳目九品訪人誰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篳門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

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
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惟
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
莫大乎信古人有言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
以惠使民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
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人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
彊臣被詔書輒宣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
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于羌人非思義

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歲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奬勵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𦉘中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肯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于重臣國祚移于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于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

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于雲夢尚爲未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若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况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聖賢而諸侯之裔常不肖邪則放勲欽明而有丹朱嚚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

便也臣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更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存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乎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慊慊自忘輕賤者

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

官

嵇紹為侍中惠帝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

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

多士故文武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義

善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

橋則禍亂之名無由兆矣

索綝為衛將軍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

杜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待賔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兆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應詹為後軍將軍元帝大興中三吳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

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足國給人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盜寇貧富並兼雖皐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國家者何嘗不務農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檢皆已還江及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尤

易宜簡易流入與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興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計賦税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内緝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江洛之形勢近以作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任農功令事有所寄趙充國農于金城

以平西零諸葛亮耕于渭濵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

敵皆宜齊課

虞預除佐著作郎大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

預上書諫曰大晋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

德始缺戎翟及于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

氣中華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

未有若茲者也陛下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

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賛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

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不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術在于抽引苟其可用讎敵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傅巖拔以為相載鈞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于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

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在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方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衆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州相係背

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預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洛之羣公博舉于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

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厠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後為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之所以生植萬物人君之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于震雷推恩象于雲雨刑罰在于必信慶賞在于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檟楚期于入重是

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受祖贈轉相誇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林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順信天佑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

周嵩為御史中丞元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導等嵩

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思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議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説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重權終致尊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

漢皆藉封土之强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絶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簒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竒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頼俊哲終成功業貽之

後嗣未有愆失遺將來之憾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
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
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
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
明豈徒陛下之力也哉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
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克梓宮沉淪妃后不反
正委能任賢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
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踈易親放

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效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者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耳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

悟故導等獲全
熊遠自元帝為丞相引為主簿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
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
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
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
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
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
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

制朝作夕更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咨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較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

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以權道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王者常徽文據法以是為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

郭璞為著作侍郎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說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輙依歲首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文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氷之氣來見乘加外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

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煩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炤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沴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長漂泊者小人雖罪在

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怙耶明皇天所以保佑
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勤動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
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
苦雨之災摧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
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效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
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
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
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

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賛陽布恵使幽㢢之人應蒼生以悦育否滞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覩陛下心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過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于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子未寧于上黔細未緝于下鴻鴈之詠不興康

哉之歌不作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振而軌物之跡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靜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而宰之固

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懐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納聽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䟽奏優詔報之璞又覩日有黒氣上䟽曰臣以頑昧近者冐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三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㽵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抹而色都赤中有異物

大如雞子又有青黒之氣共相摶擊良乆乃觧按時在

歳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

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秋所陳

未及一月而更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

也往年歳末太白餓月今年歳始日有咎謫曽未數旬

大青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逺故

宋景善言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冰此明天人之

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

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
玄同之化上所以充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又上䟽
曰臣聞人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
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
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
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預今聖朝明哲思弘
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心況臣蒙珥筆朝
末敢不竭誠盡規

范甯自中書侍郎出為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乖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者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娶妻豈不結怨人鬼感傷和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

令心有餘憾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黄白之别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至于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彊以土斷人户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户長為人隸君子則有風土之慨小人則有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

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任秦致稱春秋樂毅官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下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見況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

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涖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役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理其為獘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

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辜
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勲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
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
斷夫人性無涯奢侈由勢今並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
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
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
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耕講
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

業尚試其能否而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惟其禍毒户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

長滋繁矣帝善之初寗之出非帝之意故所啓多合旨
周祇為國子博士義熙三年劉裕表遣劉敬宣率衆五
千伐蜀祇書諫裕曰自義旗之戰所征無不克此可謂
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
轉豐民無饑苦刼盜之患亦為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
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為不爾也古人有言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
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擒譙氏者復是

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士殘荒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彼得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邑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豈可勝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邇若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

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可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者矣夫為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儲不虗正應以得死為限劉敬宣鬻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謂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尚有其心不覺披盡不從敬宣遂無

功而還殁死者大半

宋沈懷文武帝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于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帝不從

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中世祖出行夜還勑開

門莊居守以祭信或虛報不奉旨須墨詔乃開帝後因
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耶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
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
歸切恐不逞之徒忘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
門耳
范泰文帝時以散騎常侍致仕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
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縕日新以蓄德仰
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為虐亢陽愆

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家殫于負水租輸既重賦税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革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甚為憂虞不可備序雩禜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祚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寃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監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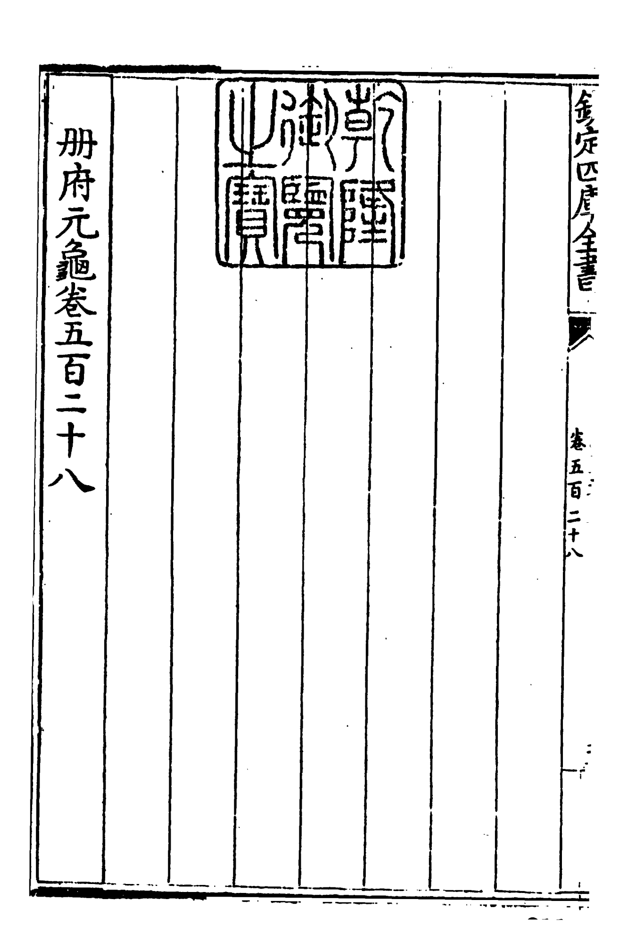
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修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修末俗者難為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以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表悲咽三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以為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

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于枯苗有傷于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因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誨婦人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䝉

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秋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畧粗達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途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為戒不遠為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聖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怍反側書奏帝乃原謝誨婦女時災旱未已加以疾疫

又上表曰頃亢旱歴載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為過差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徴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惟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宋雖揖讓受終未

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
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
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
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
修方必壅大道隱于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蔕之
術未洽于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頑
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是而
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六

宋何偃為太子中庶子文帝欲更北伐訪之群臣偃議曰内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𦏁羯更亂殲殄非難今雖廟筭無遺而兵未精習緣邊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按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

患宜動必不克往歲挫傷續以內疊侮亡取亂誠為沛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擣之則勢難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卹方來之冠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周朗為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孝武普責百官讜言朗上疏曰仲尼有言治天下若示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為之耳況乃運鍾澆暮

世膺亂餘重以宗廟遭不更之酷江淮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垂泣而秦漢餘弊尚行于今而望化崇于古郤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燃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若敢不畧薦凡治者何哉為教而已令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為政之道歟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理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

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靡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𣪌帛為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

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足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
亦不患其難今宜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
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
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
悉藝紵麻陰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
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
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
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

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仍令桑長一尺以圍為價田進一畝以度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滋法凡為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戰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尸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

戍淹徭久妻老嗣絶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之日有數途生之歳無一理不知後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耶此最是驚心悲䰟慟哭太息者法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為之豈不有酷甚處耶宜令家寛其役户減其税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雎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禮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宫中女隷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

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鏜人盈甸皆是不為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父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為寇盜豈可得耶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氷霜已厚苫盖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令自江南所在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與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

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粮糧凡公私游手歲
發佐農令堤湖晝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
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
使南過江東旅客晝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
幽渭靈區間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
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彼衰不足避而不知
我之病甚于彼矣若謂民之既從彼必就之若其來從
我之願也彼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

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寇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復有者矣不亦重辱喪哉使彼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絶于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彼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人民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齊徐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之不以羊

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畨相逐其不能

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畨者以馬多也畨之後服漢

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出車騎應畜今宜募天下使

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

階賞有差邊亭儌驛一無發動又將者求其死也自能

執干戈幸而不忘筋力盡于戎役其望上者固已深矣

重有澄風掃霧之勤驅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為

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實衆垂臂

而反辱者往往為部耦語而觖望者處處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摧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皆為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者矣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之禄將秩未克餘費宜闕他事員輩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具老至期而罷賞延于嗣又緣淮城壘皆興復使烽火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莫允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

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漢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于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産計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嫉誘殘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没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中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

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衰苴之容盡嗚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眡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于古而刻于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于禮而安于心必處而奉之何乃厚于惡而薄于善乎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及或帝有集皁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嘗視身未

時親是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弊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𣏌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衆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塗金披綉漿酒藿肉者不可稱紀至有列軿以遊遨飾兵以駈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而市造華怪即傳于民如此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治天下者嘗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

商販之室飾等王侯鑪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節目金珀翠玉錦綉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技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禦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

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徒云名
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
之典好闇主之事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
位以周典為式變名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
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淺官淺者秩
輕纓冕紱珮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各州
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
境而宅兗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

置州土如都江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復用蒙恩之家為郡不得復遐勢族之老貴人王侯識未堪用不應彊仕須令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衆軍别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比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

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内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為人請官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緼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懐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期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辨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辭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膝博求其用制内外與官之遠近

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樹頰胲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幹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可須史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牢察其能竟皆見之于選貴呈之于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沉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又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

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于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亦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束修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徒復假精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夾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象背親傲君欺責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

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人不得然豈其咒與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悉皆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藝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遇絲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

苑始立一神祠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令修提以北置國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方糜財敗俗其可稱恨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技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于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徵正膝理之奬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末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于謀臣事不便于貴戚輕者詆訾呵駭重者死厭窮擯故

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修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在矣敢昧死以陳願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南齊劉獻除尚書祠部郎不拜太祖踐阼召獻入華林園談語謂獻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獻對曰陛下誡前軌之失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車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

劉思效為員外郎太祖初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

漸見彫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動
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土之色
貴世之流貨寶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
趨高華生於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
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歛
省傜役絶奇麗之賜塞鄭衛之倡變歷運之化應質文
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為狐兎之窟
虐害踰紀殘暴日滋兕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

而慙生者老看左衽而恥没陛下宜仰荅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沉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遣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即常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壓滅而已哉帝詔曰朕夙夜思惟常弘道義紆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舊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自至園丘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多辭鳳闕辯章政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以加於貴終思效可付選銓序

以顯讜言

崔祖思為給事黄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曰禮義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民罔志義悖競因斯而興亂禍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險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禄力三載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空匱民力為之彫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式校臺州列國

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廣克給若有廢惰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劍愼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為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克國用魏武遣女以帛帳東阿婦以綉衣賜死王景興以淅米見誚武帝以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茁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不解聲仲

文曰但畜自解又荅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毋構膳器則陶匏充御瓊簪玉筯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民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彫牆華輪毋具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惟

以獄市為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末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寃慶昌支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族非咸弘庭闕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

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大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

令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克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粱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刑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為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于不均罰不在重所困于不當如令甲功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不勸矣丙罪重丁肯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不悛矣是賞罰空

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悦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虚民貧廣田以實廪國富民散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特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汙上無妄

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諫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曰廢諫官則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元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漢徵貢禹為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縶出補諷職伐柯非遐

行之即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爾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來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帝優詔報答

梁賀琛為散騎常侍高祖時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曽不能效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

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于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藁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一事曰今北邊稽顙戈甲觧息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戸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凋流而闗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衰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述惟以應赴徵歛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

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盖微乃至年甞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所至驚擾深為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縱有廉平猶為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無間於遐邇至于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民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于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電苟須應病進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曰風俗靡侈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嶽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

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梟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妾務在貪汙爭飾綺羅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賢臣憶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以消散盖由宴醑所廢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邱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憾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奢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

吏向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除彫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患正恥不及群故勉彊而為之茍力所不至還憂其弊矣今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前先正雕流之弊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為任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瘠之苦豈止日旰忘饑夜分廢寢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青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

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梲之子既得伏奏帷房便欲
詭競求進不識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
其紊亂救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
擘肌分理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
逐為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復多巧
避蒞職者因而曠怠惠惡增姦實由于此今誠欲責其
公平之效試其黜過之心則上安下謐無徼求之患矣
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

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或五年之中必能使國豐民阜若復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伯齊之由今計内省職掌各撿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所為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省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悉減省四方屯傳邸泊或舊有或無益或防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

討召凡厥求取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靜息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殷阜不可得矣聚其財而務賦歛興造作則姦詐盜竊彌生是獘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强而圖遠大矣自昔通以來二十餘年戎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

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

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無所

及矣言奏高祖大怒

後魏崔浩為祭酒明元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

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兹

日蝕于胃昴趙代之分朕病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

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

春秋富盛聖業方隆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

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令宜蚤建東宮遴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頤神養壽以進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

備也今長皇子壽年漸一周明叡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太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特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繇此帝納之

高允為著作郎太武問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方百里則為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

為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
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高祐孝文時為秘書令上疏曰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
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
彼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
録而非才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禄賞不宜委之以方任
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孝文善之
李彪為秘書丞上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亹孜孜

思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老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于竹素播徽聲于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循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於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詔孝則百神不乏享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

矣深愼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納則儉德光昭矣殫官女以妃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振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户巷歌矣宣德惠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祥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自關始何者今庶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撲情淺未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莊制地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綺羅土木被紋繡僭

度違衆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宫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又置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雕文費力者廣宅高宇莊制麗飾是也其妨農業害女工者焉可稍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饑人今二

皇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華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盖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於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令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子產若死其誰嗣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富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准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黄屋而乘輅輿此示儉于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

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敝裘此示儉于後臣後臣所
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凉其獘猶貪
此言雖畧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倘或可採比及三年可
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榖
帛豊榖帛豊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
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
亡主則宗廟無所享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
如此故垂語以為長世之法昔姬主得斯道也故恢

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恊于黎烝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享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義禮遂去邪人不使見惡又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此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遂去正

人不得見善士謟佞讒賊者為其左右此秦祚之所以促短也夫皇天輔德也豈私周而踈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爾昔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逸正色曰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之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逸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主然則逸之傅漢明非乃

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乃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已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下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温習今而思之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

太后翼賛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
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告日省月試
實勞神慮今誠宜准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
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
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
盈蓄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
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
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

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效如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納之豈有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取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

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此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𧵍雜物餘財帛中科給令其肆力以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甄其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族吳蜀之彥臣謂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存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

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以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嘗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不可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

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奏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導時之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微三微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

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甯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

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也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禮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罵詈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此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則

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孝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

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常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哉楚人滅江秦伯素服而示懼宋宏未舉桓譚免冠而謝罪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唯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

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勵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則未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其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

行晉時鴻臚鄭典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
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海
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
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
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纓同郎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
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
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所司
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

從役雖愆于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顧付有司別為條制孝文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九